

# 中、美之間可否避免一戰？

C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void War?

作者：凱文·麥可·拉德(Kevin Michael Rudd，漢名陸克文)

譯者：海軍上校 程永光

提 要：

- 一、澳洲一直以來都是美國的拜把兄弟，唯美國馬首是瞻；然在美國對中共的戰略思維由戰略結盟改變成戰略競爭之前，前總理陸克文在2018年10月應邀參加美國海軍官校舉行的「新中國的挑戰」國際研討會中，以「中、美之間可否避免一戰？」為題發表演講，本文即為其演說內容。
- 二、演講中對美國提出10點建言，指美方一再強調「美國優先」，並以軍事力量獨霸天下，稍有不從動輒採取經濟制裁或軍事威嚇，脅迫其他國就範，縱使對其盟國亦然；此種霸權主義相較於中共推動「一帶一路」經濟合作戰略，俾與各國達成共創雙贏的目標，兩者優劣立判。期望美國於採取任何與中共對抗的政策前，應審慎深入評析，三思而行。
- 三、澳洲政府一直以來都在努力追求與北京關係的平衡點，縱使兩國在安全議題及基礎價值觀南轅北轍，但在經濟上可尋求合作方式，並利用彼此的優勢而互蒙其利。澳洲預判中共在2030年前，將成為亞洲第一軍事強權，且遠強於區域各國，其軍事現代化的幅度與規模，明顯遠超過發生臺海衝突所須的能力，其經濟活動及戰略影響力亦將不再侷限於東亞一隅。「兩大之間難為小」，我國如何在這場中、美博弈中獲取最大國家利益，本文內容著實發人省思。

關鍵詞：平衡點、亞洲第一軍事強權、一帶一路、美國優先、中美博弈

## 壹、前言

本人在擔任澳洲總理時，藉由公布《2009澳洲國防政策白皮書》，個人也很自豪、有榮幸地成為澳洲海軍歷史上，於承平時

期主持最多戰艦成軍典禮的總理。水面艦隊的數量增加三分之一，甚至水下載台的數量也增加一倍。澳洲要擴充海軍力量，係具有其戰略目的，亦即在中共與美國之間，因經濟與軍事力量出現平衡點的改變，澳洲在戰



**圖一：陸、習兩人2010年在澳洲首都坎培拉會面**

說明：當時習近平為中共國家副主席，陸克文為澳洲總理。

資料來源：Kevin Michael Rudd, "C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void War?", 《Proceeding》, US Naval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2018, Vol.144/12/1,390, p.22。

略上所採取之因應措施。國防白皮書的結論為：「當克服重大的挫折或限制後，預判中共在2030年前，其經濟活動不論是在區域或全球都將成為主要推手，其戰略影響力也將不再侷限於東亞一隅」<sup>1</sup>。

無論在此區域，甚至在全球，最重要的就是「中美關係」。因此，北京與華府對其兩者之間關係的管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穩定，均有無與倫比的影響。中共也將成為亞洲第一軍事強權，且遠強於區域各國，其軍事現代化的進程，端視其顯著的兵力投射能力發展中即可見端倪。然而以中共軍力發展的步調、範圍以及整體軍事現代化的兵力架構，倘若沒有跟其周邊國家妥善溝通，或建立類似軍事互信機制之類的規劃，將造成區

域各國心理產生極大的壓力。且在不明瞭中共遠程建軍規劃的情況下，各國心理勢必產生疑慮，尤其是其軍事現代化的幅度與規模，明顯遠超過一旦發生臺海衝突所須的能力（如圖一）。

前述有關中共的發展情勢，還是數年前中共尚未公開宣稱其在南海諸島的主權，甚至展開相關行動（如占領、造島及影響自由航行之行為）。

這些年來美國在東亞區域的盟邦，在處理及面對這個區域盤根錯節的安全環境議題時，也一直面臨著相當大的挑戰，然而其中大多數的問題，遠在華府的決策圈是看不到的。縱使遍布荊棘，澳洲政府一直以來都在努力追求與北京關係的平衡點。澳方深知兩國在安全與利益上的巨大差異，也明白彼此基礎價值觀的南轅北轍，但在經濟上可尋求合作方式，俾利用彼此的優勢達到互蒙其利的目標。雖然如此，澳洲政府在許多議題上仍惹得北京政府不快，如人權議題；西藏、新疆在澳之中國大陸人民待遇；又如貿易方面，澳政府拒絕讓「華為」進入澳洲電信及寬頻網路；或在其他特定之戰略投資計畫將中共排除在外，如中共國營之中國鋁業公司（Aluminum Corporation of China Limited, CHALCO），試圖接掌澳洲礦業巨擘力拓集團（Rio Tinto）之子公司<sup>2</sup>。

與此同時，澳國也擴大與北京進行安全對話，兩國間的總貿易量倍增，且澳方也同

註1：Kevin Michael Rudd, "C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void War?", 《Proceeding》, US Naval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2018, Vol.144/12/1,390版, pp.20~27, 檢索日期：2019年9月10日。

註2：全球最大的銅礦、鐵礦生產公司 Rio Tinto Plc(力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873年，總部位於英國倫敦，從事礦產資源的探勘、開採及加工。參考〈Rio Tinto Plc〉(力拓股份有限公司)，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o\\_Tinto\\_\(corporation\)](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o_Tinto_(corporation))，檢索日期：2019年9月10日。

意中資來澳對非機敏領域擴大投資；至目前為止，澳洲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大陸留學生人數第二多的國家。此外，中、澳面臨全球性金融危機時，兩國透過「G20」的平台展開密切的合作，以共同穩定金融市場，重拾區域各國與全球經濟發展的榮景。澳洲政府以上的作為，強調與中共打交道時，須能掌握並認清哪些是真正重要的戰略議題，何者於政治上只是曇花一現的一個假議題。

## 貳、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如何看其未來？

未來個人相信歷史會將2018年標註為中、美兩大強權關係在21世紀的轉捩點，即使任誰都無法精準的預測長期的地緣政治之發展軌跡會如何前進。中共崛起成為世界強權不是2018年才開始，而是約40年以前即規劃<sup>3</sup>，並開始推動使國家強大的種種施政作為。雖然中共為一黨專政，可是其戰略思維與政策保有持續性，自中共開始改革開放迄今，期間歷經數任的領導梯隊，每一代領導人均置重點於積累國家財富及強化整體國力；中共內部稱其為「全面國力」(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當相關政策逐漸穩定強化，且歷經鄧小平、江澤民及胡錦濤三朝的摸索努力下，當前習近平主席與其前任們不同的是，他已經可以清楚地闡述中共的戰略意圖，這點也反映在中共的全球軍事、外交及經濟等各方面政策的作為，與日益加快的作戰節奏。倘若戰略研析係以能力、意

圖及行動為其論述的三大支柱，我們可以清楚發現，不管在哪一方面中共均已非昔日的吳下阿蒙。

可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認知，我們必須先釐清，依照習近平的世界觀及其國家施政之輕重緩急，國家利益之所在即國力發展的目標。中共的戰略目標不是單一的國家發展路線圖即可涵蓋，中共的國家領導人都面對非常錯綜複雜的國內、外政治環境和挑戰，一個不小心就會陷入萬劫不復、淪為滿盤皆輸的下場，但個人認為中共可以安然渡過這些難關。

## 參、鞏固權力中心

習近平無情地藉肅貪為由，剷除異己，達到鞏固內部權力之目的(當然包含清除黨內的腐敗分子)，他也針對軍事、安全及情報機構進行組織變革。縱使如此，仍有許多批評他人格上的缺陷、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作為，及魯莽的與美國對抗政策等抱怨聲音。然而，目前沒有適合的接替人選，也因此無論是亞洲或西方的政壇，都審慎的假定在習近平健康狀況允許之下，大概要繼續與其交手十年。

中共政府對新疆分離運動的鎮壓，使得現在新疆開始出現有計畫的爭取人權行動。參與者不僅只在中國大陸境內，也有部分的穆斯林世界參與其中；相較於新疆而言，臺灣的問題更大。除了臺灣人民堅持的民主制度外，現在臺灣人民的地區國家主體意識更

註3：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在中國大陸南方的深圳、珠海、廣州、上海等地所做的巡視以及講話，重申與改革開放對中國大陸的重要，又稱「九二南巡」或「南方談話」。參考〈鄧小平南巡〉，維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zh-tw/鄧小平南巡>，檢索日期：2019年9月10日。

趨強烈，新世代的臺灣人民對於1949年以前，情感上連結已淡化許多；此外，西藏獨立問題依然存在。上述三個地區的獨立問題，對中共維護領土與主權完整的目標，形成極大的挑戰。

中共從2018年初起，實際上的經濟成長速度就開始趨緩，由於在市場導向經濟改革中，其產品的市場需求下降，以及「從上而下」消除二胎貸款<sup>4</sup>的政策行動，以減少提供融資的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的負債，並降低商業界對美貿易戰的信心之衝擊。如此以來使得央行財政與貨幣政策迅速鬆綁，然而也減緩中共處理龐大國債(大約為中共目前GDP的2.6倍)的作為；此外，輿論已開始要求，政府必須迅速從根本上解決空氣汙染及氣候變遷等問題。簡言之，其經濟問題可能將從過去40年不斷強化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力量，變成燙手山芋。

從北京當局看來，目前中共與周邊各國的關係都在穩定可接受的狀態。基於面對美國有共同戰略利益的需求，中共和俄羅斯正在不斷強化兩國之間的戰略合作關係；另外，基於共同的經濟利益，北京和東京及新德里之間的關係也逐漸降溫恢復常態。對日本和印度而言，兩國極為樂見與中共改善關係，除了在可預見的未來對其國內的經濟利益大有助益外，兩國均不知美國的終極目標為

何。而越南、菲律賓及緬甸目前對中共而言，關係較過去更為平穩，隨著中共的總體國力愈來愈強大，南海及周邊國家利益，如今已無法將中共排除在外。這使得原本既有的國際組織「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 ASEAN)的功能大幅弱化；而美國和北韓的關係和緩的影響有限，然而影響更為深遠的是兩韓關係，此一變化間接促使中共和北韓間改善自2011年後(金正恩於12月接任)，陷入僵局的兩國關係。

在周邊海洋主權的議題上，中共正面臨態度堅定的美國，以強硬的方式，挑戰中共在南海地區領海主張。然而縱觀整個東南亞地區，不久之前還只有高棉(柬埔寨)是中共在東南亞國協諸國中最可靠的盟友，但目前狀況已完全改變。東南亞各國目前還抱持著一個戰略風險—就是觀望的態度，部分原因是中共的龐大經濟體系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力，遠非美國或歐洲各國可與之比擬，甚至東協各國之間的貿易都比不上中共「海上絲路」<sup>5</sup>所帶來的利益。馬來西亞現任總理馬哈地·穆罕默德，2018年當選之初，曾試圖取消前政府和中共簽訂的重大基礎設施的合約，但是基於中共在別的類案中的經驗，馬哈地政府已遇到戰術上的挫敗<sup>6</sup>。這結果之所以有利於中共，是因為沒有美國、歐洲等市

註4：就是當該房屋或土地等標的物在之前已向銀行進行第一次貸款後，用原房產再向另一家銀行，進行對該標的殘值的再抵押借款，貸款抵押品設定出現第2順位債權人，即為二胎貸款。通常第一順位抵押的貸款成數越低，第二順位可貸金額越高，但是因為承受二順位貸款的銀行所承擔的風險較高，所以相對的利率也會較高。

註5：「一帶一路」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是中共於2013年倡議並主導的跨國經濟帶。參考〈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lt\\_and\\_Road\\_Initiative](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lt_and_Road_Initiative)，檢索日期：2019年9月10日。

註6：張子清，〈大馬首相：恢復中共興建鐵路計畫，免遭53億罰款〉，中央廣播電台，2019年4月15日，<https://tw.news.yahoo.com/大馬首相-恢復中國興建鐵路計畫>，檢索日期：2019年9月10日。

場提供不同的選項、或其他外國的直接投資或是資金的挹注，造成中共現在能獨占鰲頭的關鍵因素。

雖然中共在周遭的鄰國們不是一直在袖手旁觀，許多一開始反對或抗拒中共推動「一帶一路」合作理念的國家，反對的原因不論是債務償還、勞力剝削或環境破壞，甚至會影響這些國家主權的顧慮，看在華府的眼裡都是無法克服或是達成共識的合作案件，而看衰中共此一倡議的後續發展。然而，無論如何中共總有辦法針對不同國家、不同的合作案需求，採用不同的戰術或策略；不但解決不同狀況產生的不同問題，而且進一步讓這些計畫變成實際可行的方案。我們可以在許多背景迥異的國家看到合作案成功的例子，如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及桑比亞等國家。目前有超過70個國家簽署加入「一帶一路」的合作規劃案，中共所面臨最大的挑戰不是它們的願景受到外國阻力，而是長期提供經濟資源，挹注資金在太多沒有經濟效益的計畫上。

在未來的全球秩序方面，中共現在應該還算滿意其目前意圖形塑的發展現況。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北京來說真是喜出望外，中共一直以來都覺得這個組織如芒刺在背，因為這個組織有權對中共內政，及在人權方面的合法性提出質疑，或採取制裁的措施。同樣的，美國一直以來對「世界貿易組織」也頗有微詞，因為縱使中共在許多方面諸如全球基礎貿易自由化，或完全開

放其市場等問題上，其作為與態度仍顯得保守、審慎，可是世貿組織卻仍任由中共繼續維持它的貿易政策<sup>7</sup>。

美國對聯合國的批評，卻讓中共在國際多邊的體系上，看起來更像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隨著逐漸增加的金援預算，與愈來愈多對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捐款，以及日益增加的大陸籍的聯合國各機構的員工。中共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最主要問題，就是其和俄羅斯維持密切的投票關係，針對非西方國家敏感的決議案，比如說敘利亞內戰，中共就分化了歐盟及波灣國家的參與。

儘管如此，中共的全球經濟外交，透過其強大且日益擴大的全球外交網路，穿越了非洲、亞洲、拉丁美洲以及大洋洲。這意味著中共可以透過在許多聯合國所舉辦的論壇，安排強大的政治奧援，無論這些支持是否符合其戰術目標，並且終究演變成更為基礎的結構上支持，進一步改寫當前國際上方方面面的遊戲規則；縱使改變仍在未定之天，但與現況相較，中共的外交行動在歷史上是較為漸進的一即讓「實際上的改變，隨時間而改變」，而非必定要宣稱為法理上的「改革」。

因此，從北京的角度來看，這個國家、區域和這個世界共同形成一幅複雜的畫面，然而這當下有甚麼方面是清晰的？只有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有完整的世界觀，和可以落實的大戰略。我們亦可審慎的假設，在北京及華府均缺乏重要及原本可長期遂行的政

註7：陳品潔，〈不滿WTO仍視中共為「開發中國家」 川普威脅90天內「限期改善」〉，上報，2019年7月27日，<https://tw.news.yahoo.com/不滿wto仍視中共為-開發中國家-川普威脅90天內-限期改善--054500017.html>，檢索日期：2019年9月10日。

策改變下，中共至少有一些成功的機會，習近平和他的同志，已決心要以不同於以往的方式，包含不同的政治、經濟，甚至是國際模式，透過新科技對政治及社會控制的輔助，將其優點嫁接在固有傳統文化，以及已有百年歷史的共產黨的意識型態等各個面向，以擊敗「自由&資本主義」；並將上述因素梳理成至今非常成功的「專制&資本主義」之模式。

## 肆、戰略結盟VS戰略競爭

倘若中共過去40年裡的戰略一直以美國為目標發展，儘管習政府對未來的發展方向很清晰、作戰目標很明確，然而美國已從根本上澈底改變了對中共的戰略。美國的因應規劃在2017年的《國家安全戰略》<sup>8</sup>以及2018年發表的《美國國家防衛戰略》<sup>9</sup>就已經清楚說明，從2018年7月起，美政府對中發動貿易戰，且後續不斷加強力道。我們可從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2018年10月於哈德森學院發表的演說中<sup>10</sup>，一窺美國現今戰略全貌。總地來說，從上述美國不斷改變其宣稱的意圖中，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即中、美之間自1978年建交迄今的「戰略結盟」關係，已經走到了盡頭；結盟的關係，並未產生讓中共對美國開放足夠的市場供其出口與投資。且中共不但未成為現今全球現有秩序下的「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反倒是

建立一個具「中國特色」之新的全球秩序選項；另外，中共內部在政治制度上，並未朝民主制度發展，反而更加倍朝馬列思想的國家邁進。

此外，中共亦企圖將美國勢力推出東亞及西太平洋地區，以及在一定的時間內超越美國，繼而成為主宰全球經濟力量的強權。中共意圖藉由其國營企業架空美國國內的生產製造業及技術，再透過對美國合作夥伴、友邦及盟國，提供特定範圍的經濟誘因與財政上的優惠措施，俾達成其掌控全球經濟的目標；並運用在軍事力量的快速擴張，而將中共海軍前進部署於東海、南海、沿著瀕印度洋諸國，直到紅海的吉布地港。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再加上與俄羅斯兩國所形成的中央戰略，挑戰美國未來的安全與繁榮；確立美國政治及國家戰略發展方向的重新定調，與中共的「戰略結盟」關係緊急轉向至一個新的階段，正式名稱為「戰略競爭」關係。

美國對有關中共在整體國力、意圖及所採取行動上的新研析，將會統整成一個多維的行動戰略，旨在將中共不論在外交、軍事、經濟與意識形態方面，通通從國外打回其老巢。倘若現在美國公開宣稱其對中共的戰略新方向，反映在其未來的執行政策，2018年起將是美、中關係正式分道揚鑣的轉捩點。

註8：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美國2017國家安全戰略》(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ecember 2017)，美國總統辦公室，2017年12月18日，<https://www.hsdl.org/?view&did=806478>，檢索日期：2019年9月12日。

註9：美國前國防部長馬提斯(James Mattis)，《美國國家防衛戰略》(US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美國防部，2018年1月19日，<http://nssarchive.us/national-defense-strategy-2018>，檢索日期：2019年7月12日。

註10：美國副總統麥克·彭斯(Mike Pence)，〈火力全開批中 美副總統彭斯演說〉，中央社，2018年10月18日，<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10050153.aspx>，檢索日期：2019年9月13日。

## 伍、未來的美國戰略

當美國行政部門要採取與中共競爭的行動前，有許多問題需要考量，以下所提之觀點，相信明智的美國社會大眾自有公斷，然而美國在全世界的友邦及盟國也同樣在權衡這些因素。

首先，美國戰略的預期目標為何(好比終戰指導)?如若中共既不同意也不默然接受彭斯副總統在其演說中對中共之要求與主張，反而公然拒絕，則華府方面要怎麼辦?假如這個戰略不但沒有達到預期目標，而且造成反效果；換句話說，把中共推向變成更為重商主義、國族主義，甚至一個好戰的政權，華府又將如何因應？

第二，若現在是處於戰略競爭階段，那麼新的「遊戲規則」為何？又如何和北京政府建立這些新規則與雙邊的共識？又或者是現在完全沒有這些規則，只有靜待時間的過去，讓規則在動態競爭的過程中自然成型。雙方在歷經40年的戰略結盟期間，包括文化、習慣、交流規範，以及在一些案例中的確有些衍生的規則支配著雙邊關係，甚至已形成數代從事政治、外交、軍事及商業人員幾乎是習慣成自然(2016年共軍參加環太平洋軍演，如圖二)。或有甚麼機制、共識或規範可以取代？可以控制雙方避免海上幾乎釀成衝突的事件發生(指中共海軍蘭州艦DDG-170與美海軍DDG-73迪凱特艦，於南海的近



圖二：受邀參加2016年度環太平洋軍演之中共海軍DDG-153西安艦

說明：該艦受邀參加2016年度環太平洋軍演<sup>12</sup>，抵達珍珠港聯合艦隊基地希肯母港，同時懸掛五星旗及星條旗艦飾；2018年演習，中共則未獲邀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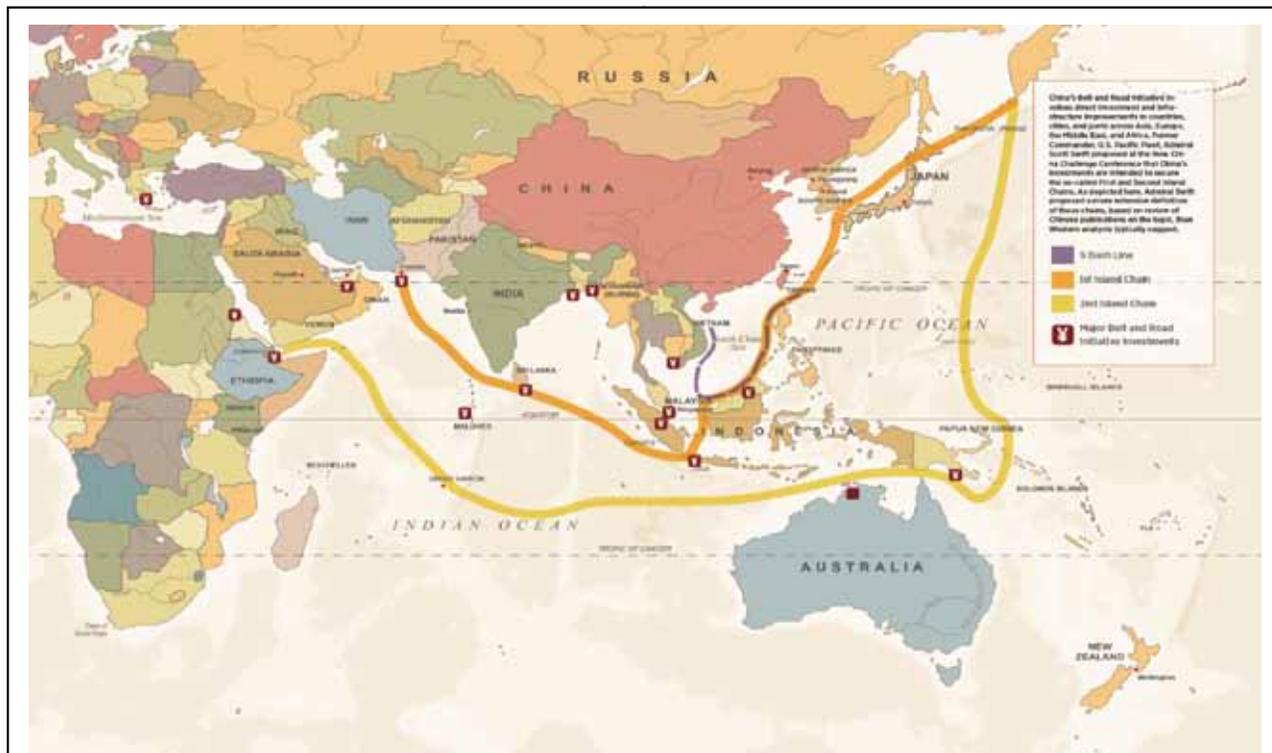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Kevin Michael Rudd, "C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void War?", 《Proceeding》, US Naval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2018, Vol.144/12/1,390, p.24。

距離接近事件)<sup>11</sup>？還有在許多領域，如空中、網路攻擊、核擴散、第三世界的戰略競爭、美債買賣，或未來雙方匯率的調整，以及其他重要政策領域，美國又將如何處理呢？

第三，中、美之間現在是否有共同的戰略論述，可為雙方未來關係設定一些概念性的參數(如限制因素)，俾供雙方遵行？戰略結盟意指由一組雙方均有義務遵照的規則，如美國現在指控中共違反這些既定共識與基本遊戲規則。但這是已跳過許多只有很短經驗的戰略共存概念，而且是在雙方完全沒有任何規則來規範雙邊關係的狀況下，兩國怎能單憑幾個事件就要改變，甚至採取在程度上更為激烈的戰略態勢；如戰略競爭、戰略圍堵，戰略對立、衝突甚至是接近戰爭邊緣？以史為鑑，這些戰略態勢的改變速度，可

註11：楊幼蘭，〈南海驚險驅逐 中美神盾驅逐艦誰行〉，中時電子報，2018年9月30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007002260-260417?chdtv>，檢索日期：2019年7月2日。

註12：環太平洋軍演(the 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RIMPAC)，每雙數年的6、7月在美國的夏威夷群島周邊和珍珠港舉行，由美國海軍與印亞太指揮部主導整個演習，這是全世界最大規模的跨國海上演習。



圖三：修訂後之第一及第二島鏈位置示意圖

說明：前美國太平洋艦隊指揮官史威夫特上將於會中提議，依中共建軍發展方向，其意圖為確保所謂第一島鏈及第二島鏈內之利益及國家安全。雖然西方專家對此二島鏈已有明確的定義，然基於中共針對此議題公開發表的文章，史上將提議將第一及第二島鏈之定義向印度洋延伸。

資料來源：Kevin Michael Rudd, "C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void War?", 《Proceeding》, US Naval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2018, Vol.144/12/1,390, p.20。

以比任何後現代的政治家預期的還要快。1914年夏天在塞拉耶佛發生的單一事件就迅速升高了緊張局勢，直接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sup>13</sup>。自進入核武時代以後，更是深深改變了傳統的戰略意圖（第一及第二島鏈位置，如圖三）。

第四，若美國有些戰略規劃者當真要將與中共的戰略競爭，演化成須流血的圍堵、

全面經濟對抗，或甚至發動第二次冷戰，那麼他（她）們必須先做好準備。尤其像美國外交官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sup>14</sup>於1946年出版的名著《長電報》(Long Telegram)，及後續的系列文章《X》，內容為蘇聯行為之源頭(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1947年並刊載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sup>15</sup>。凱南的論點為，倘若對蘇

註13：塞拉耶佛事件，指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夫婦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蘇菲，霍恩貝格公爵夫人遭到塞拉耶佛刺客槍殺案(Assassination of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 and Sophie, Duchess of Hohenberg)，隨後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參考〈塞拉耶佛事件〉，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塞拉耶佛>，檢索日期：2019年9月10日。

註14：喬治·凱南，美國國家政策顧問、外交家、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普利茲新聞獎、愛因斯坦和平獎獲得者、圍堵策略始創人。參考〈George Frost Kennan〉，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F\\_Kennan](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F_Kennan)，檢索日期：2019年9月12日。

註15：《長電報》及《X》，為凱南深入研析蘇聯的內部社會和對外政策後，所提出被美國政府所採納的對付蘇聯的長期戰略，也就是「圍堵政策」(Policy of Containment)，對20世紀後半葉的世界政治產生了重大影響。

聯適當的「圍堵」，則蘇聯終就將承受不住內部壓力而崩解；然而，若是將現在的中共與當時的蘇聯相提並論，並採取類似的政策，那麼個人認為這是太誇張的假設。雖然有機會，但個人也認為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畢竟中共內部的經濟力量強韌，它的能力足以從與美國抗衡的能源出口國家中，安全獲得其所需的資源；且在新科技的發展與運用上，中共政府得以更為有效地控制其內部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談到這，必須知道2018年9月28日以後，中共已取代蘇聯，成為歷史上執政時間最久的共產主義國家。

第五，美國是否瞭解中共新興的專制體制下的資本主義模式，就代表中共將以此做為挑戰民主政治下的資本主義之意識形態，而不探討中共此一模式到底是保守主義、自由主義，亦或是社會民主主義的轉化版？蘇聯當時在世界各地散播共產主義，試圖建立在意識形態上與其相同的附庸政權。現在有任何證據顯示中共有在做同樣的事嗎？又或者是中共只是有興趣，建立一個在一定限度下相互協助的國家關係，與意識形態、武裝介入等等皆無關；僅是透過對需要資金以進行重大基礎建設的國家投資，或直接提供財務上的支援，俾與他國建立長期、持續的國際關係？

第六，美國是否已準備好足夠的資金，在金援戰略下填補中共透過「一帶一路」已經與各國簽訂數兆美元以上的合作開發，或

雙邊協助及優惠貸款計畫的財務缺口？又或是美國將持續削減其援外預算，減少國外駐軍。近期美國挹注一筆資金供世界銀行運用，這是非常有意義的發展，但是和「一帶一路」的金融規模相較，就顯得微不足道。在可預見的未來，世界銀行的融資或貸款的能力，將被總部設在北京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sup>16</sup>所取代。

第七，按現在的發展假以時日，在亞洲或歐洲，美國將如何和中共在貿易總量或投資金額競爭？當美國刪除和亞洲國家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以及和歐洲國家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之後，這些原本與美國合作的歐、亞國家，後續和美國與中共之間的貿易與投資合作夥伴的關係，將受到多大的影響？事實上，中共和大部分的這些國家早已建立起比美國更強大的貿易夥伴關係；而美國將如何阻止中共這麼大的經濟體，對世界各國所產生的日漸強大的磁吸效應與向心力？

第八，美國對於其在世界各地所有的朋友和盟邦，有多大的信心相信它們會全力支持美國對中共新的競爭戰略？在川普總統下令增加日本、印度、的進口關稅之後，抑或是持續批判美國在歐洲的重要盟邦如德國、英國、加拿大與北約各國的經貿政策之後，美國還能信心滿滿的認為這些國家會真心跟

註16：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簡稱亞投行)。2015年6月29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在北京正式簽署；2016年1月16至18日亞投行的開業儀式在北京舉行，總部設在北京，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參考〈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ian\\_Infrastructure\\_Investment\\_Bank](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ian_Infrastructure_Investment_Bank)，檢索日期：2019年9月2日。

著美國與中共對抗的新戰略？或是這些國家會持續觀望，或對中、美兩國的關係採取避險策略？它們會不會等到態勢較為明朗，看看美國對中共的政策改弦更張是否是永遠的，又是否這些政策會轉化為施政方針？美國會成功嗎？那麼對東南亞和中東地區的產石油及天然氣的國家而言，中共現在已超越美國成為其最大客戶，這些國家的態度又會如何呢？

第九，對世界上其他各國而言，有哪些因素會吸引它們支持美國新戰略，而不是由中共在其控制地區或世界所提供的另一個選項？在彭斯的演說中，有意的以雄辯的表達方式，強調美國的利益及價值，而不是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和價值；這樣的內容在國際社會完全不具吸引力及說服力。回顧二戰後的歷史，世界各國共同在美國的引領之下，條理分明的打造全球秩序規範。然而現在世人所見的是當前的領導團隊，在國族主義分子揮舞著「美國優先」的大旗下，背離了過去70餘年，其前人為維持國際秩序所必須考量建立的關鍵要素(諸如人權、多邊貿易的制度和規則、氣候變遷、設置國際犯罪法庭、創建聯合國援助機構等等)及初衷。

最後一點，則是發生在眼前的問題，即為氣候變遷與中、美關係出現重大裂痕，對

全球經濟可能造成的衝擊。如果中、美兩國的貿易因齟齬而崩解，抑或是由於重大分歧，導致雙方貿易額大幅減少，那麼對於2019年以後的美國與全球的經濟成長會有什麼衝擊？引發全球性大蕭條的預期為何？依照「聯合國氣候變遷政府間專家委員會」2018年10月的報告，由於世界主要的溫室效應排放國家的不恰當行動，極可能造成行星的大災難<sup>17</sup>。假如造成當前的全球氣候變遷，最該負責任的政府變成中、美關係的內爆彈，中共會重回到以前有限發展的國家作為嗎<sup>18</sup>？

美國及其他所有政治決策者，當各位尋求強化領導階層的作為，以面對和中共的戰略競爭前，都應審慎考量前述十個重要問題。美國準備迎接此一新形態的模式的時候，請務必仔細認清，當航向這片未知海域時，沒有人會希望看見不預期的結果爆發，尤其是所有意外的武裝衝突。畢竟100多年前的1914年，當時的警報聲還依舊迴盪在世人的腦海耳際！

中共絕不可能尋求與美國發生任何形式的戰爭或對抗，因為中共非常清楚，無論經濟上、或是武力上，在兩個戰場它都沒有贏的機會。中共也知道它仍是個弱小的力量，尚不足以與美國抗衡。雖然如此，但是歷史殷鑑告訴我們，國家主義或民族意識所激發

註17：該報告長達728頁，91位學者彙整各自的研究，並引用逾6,000份相關報告，分析出全球升溫1.5°C與升溫2°C的差距，對人類與生物來說等同「生與死的差別」。而且人類在今後10年內必須採取決斷行動、大幅削減碳排放，否則氣候變遷將會失控；並提醒世人氣候變遷已是科學事實，且真實深刻的影響到地球每個角落，不應漠視此一嚴峻威脅。參考〈Special Report on Global Warming of 1.5 °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18年12月，[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blog/2018/10/special.report.ipcc.ch/sr15/pdf/sr15\\_spm\\_final.pdf](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blog/2018/10/special.report.ipcc.ch/sr15/pdf/sr15_spm_final.pdf)，檢索日期：2019年9月15日。

註18：於此關鍵時刻，身為世界碳排放量第二的美國，川普政府竟於此時退出巴黎協定。《巴黎協定》係用以取代先前的京都議定書。參考〈美國強啟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帶來哪些影響〉，BBC新聞中文網，2017年8月5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美國強啟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帶來哪些影響d/science-40835998>，檢索日期：2019年9月10日。

的力量，常常推翻傳統的戰略邏輯；不管是中國的「武經七書」<sup>19</sup>，或是克勞賽維茨，甚至是馬漢都告訴我們「兵兇戰危」，能不慎之！

兩國關係改變的原因，在本質上很大一部分是結構性的。中共現在已假設就其現在的經濟與軍事力量，來面對全球以及區域的重大議題，而與美國關係的調整已經是無法避免的；在此之前，甚至要先考量雙方在意識形態的巨大差異，以及兩國當前個別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分別是世界第一與第二大的經濟體，與兩國未來的發展方向與理想的截然不同。中共在過去的十餘年間，其全球或區域政策業已大幅調整，不論是在南海、東南亞、歐亞大陸、非洲、拉丁美洲，或是在現有的國際秩序架構中，中共的確是個影響日益增加的變因，然而在這方面美國倒是一直很穩定。

## 陸、這場戰爭可以避免嗎？

大多數認真面對中、美關係者，均需與高智商的人及內容複雜的政策周旋。這不是件容易的事，直接點說，這件差事不好辦。

事實上，我們會發現在這個改變的政治氛圍下的環境中工作，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縱使持相同看法的人，敘述的方式卻是人言人異。比如通常人們會低聲說：「中共應聲蟲」(China Appeasers)，或更不禮貌地說：「抱熊貓大腿的人」(Panda Huggers)；持相對看法的人卻被稱為：「戰爭販子」

(Warmongers)。我們必須特別留意那些重新掛牌的組織或類似「面對現在危機的委員會」，以及那些將中國崛起以文字醜化(如「中國崛起是有罪的，因為他們不是美國人，也不是澳洲人」(China's rise are pronounced guilty of un-American, or in my case, un-Australian)，或是將吾人認為糾結複雜的問題簡單化，「我們要怎樣處理中國崛起」的群體。如何定義中國崛起這個問題，底線的空間正逐漸收縮，然目前尚未定義，仍在各界的辯論及討論的過程中。

在政治圈裡很容易感覺上像加入啦啦隊，很難讓人完整思考如何建立一個健全、平衡的公共政策，使其能夠讓人瞭解已建立共識的目標，俾能保有自由、繁榮以及可長可久的、長期的施政作為。至少不至於在未來的進程中，產生最不預期見到的結果一如外交、政治上的危機、武裝衝突，甚至戰爭。中、美兩國都夠老到、有豐富經驗，且事實上兩國均接受過戰爭洗禮的慘痛教訓，也都很怕真的引發戰爭，故相信兩國最終都能找到解決之道。當個人協助成立「亞洲社會政策學院」(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後，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曾任該學院之國際諮詢委員會主席；曾經請問他學院的任務是甚麼？他以一個經典的季辛吉式的短詩<sup>20</sup>風格，回應我們必須確認當今關於這個世界的三件事：第一、事實上究竟發生了甚麼事(What is really happening)？第二、為何會發生這件

註19：陸克文在文中提及中國的「Seven Military Classics」，即中國歷史上著名之兵學家流傳迄今的七本兵學典籍：《孫子》、《吳子》、《司馬法》、《六韜》、《尉繚子》、《黃石公三略》及《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等7部著作。

註20：haiku, 俳句，日本的一種〔由五、七、五共十七字組成的〕短詩。

事(Why is it happening)?第三、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甚麼是我們沒有看到的(What are we not seeing)?

在政策圈以及各學院的學者或政要，均肩負一個特別的責任，處於目前這個事件整體進程的關鍵階段，我們應儘可能將所知與所見，向世人闡明，而不是在私下「火上加油」，當然所有的人都應該將其看到與知道的事實內容攤在陽光下，無論該內容是否被採用。個人是站在避免戰爭的這一邊，而我們必須找出第三個方案，排除投降主義和對抗到底的兩個極端思維，以幫助我們遠離當前所面對的「修昔底德陷阱」<sup>21</sup>。在這種時候，煽動極端愛國主義很簡單，不管是中共或美國；相較而言，建立穩固的戰略及良好的政策卻艱難的多，個人期待心存善念，及具備堅強意志者，能帶領世人安然渡過這場現代世界最經典的兩難困境。

## 柒、譯後語

孟子嘗言道：「小國對大國，事之以智；大國對小國，事之以仁。」大國是否會以仁義對待小國，不是小國可以控制的，惟建軍備戰的決心與意志，絕不容稍歇。澳洲雖然幅員遼闊，但其人口與臺灣差不多，皆為2,300餘萬人。隨著中、澳之間的貿易額與日俱增，如何在經濟上做到和中共「互蒙其利」，在政治及外交上又不失立場，避免得罪其老大哥美國，實需上智者運籌帷幄。然而這一切的目標和籌劃，陸氏在本文亦闡明

要建軍、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才能確保國家的整體利益，不致為敵所乘，國防自主才不會因失去靠山，而失去捍衛國家的底氣。

曾讀過一個名詞—「戰爭門」，其意為：就兩個敵對國家而言，若兩國均勵精圖治，上下一心，內有賢臣，外有良將，一旦開戰兩國均無必勝把握，則兩國之間的「戰爭門」必定是緊閉的；但若是一方開始鬆懈、腐敗、政治不再清明，國防上亦不再秣馬厲兵，導致國力下降，此時若讓另一方看到勝利的契機，則「戰爭門」將隨著其一戰而勝的信心指數，而增加此門打開的機率。

中、美「貿易戰」自2018年7月6日美國正式對中國大陸大宗進口貨物提高關稅，中共亦毫不退讓地展開報復手段，迄今已逾年餘，個人認為這場戰爭將沒有贏家，而且除中、美兩國外，影響層面將波及世界各國。從經濟學的立場來說，戰爭即所謂「最後經濟」，意思是沒有生產，只有消耗。陸氏於本文中建議美國，務須對中共之戰爭要審慎思考，並言及中國古典兵學名著「武經七書」，西方兵聖克勞賽維茨及馬漢，都強調絕不可輕啟戰端。因為歷史告訴我們「忘戰必危、好戰必亡」。

縱然美、澳為兄弟之邦，然美國政府目前種種霸權的作為，並不被澳洲政府方面完全認同。眼看中、美力量失衡，即刻調整其國家戰略和軍事戰略，並置重點於強化海軍戰力。澳洲政府官員在遠見、能力及對國政的反應，都深深值得同樣擁有2,300萬國民

註21：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指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

的我國學習與思考，尤其是在國防發展與海軍建軍規劃上，也將有助找到我國應有的國

防發展定位。



作者簡介：

凱文·麥可·拉德閣下(Honorable Kevin Michael Rudd)，漢名陸克文，畢業於澳洲國立大學，曾任澳洲工黨領袖、外交部長、澳大利亞第26任總理(2007年11月~2010年10月，2013年6月~9月第二次僅任職3個月)現任澳洲智庫(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主席。陸克文年輕時即在母親影響下接觸中華文化及歷史並對此表現出興趣，曾在北京、臺灣等地工作留學，能用非常流利且標準的中文演講，並與中共領導人和記者無障礙交流，還可以順暢背誦〈三字經〉等漢語作品，這在母語屬於不同語系的西方國家領導人中極為罕見。

譯者簡介：

程永光上校，海軍官校83年班、美國維吉尼亞軍校1995年班、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98年班，曾任海軍艦隊指揮部訓練官、海軍司令部計畫處計畫官、國防部參謀本部侍從官、海軍遠觀軍艦艦長，現服務於海軍軍官學校。

## 老軍艦的故事

### 中肅軍艦 LST-228

中肅艦原為美戰車登陸艦編號520，民國47年9月16日由首任艦長百振義中校於琉球那霸接收。接收後定名為中肅軍艦(編號LST-228)，隸屬登二艦隊部(136艦隊部)。民國48年1月於海一廠加裝武器，復於民國56年1月於基隆臺灣造船廠實施「新中一號」計畫，進行整修工程。

該艦在海軍服勤期間，執行外島運補、輔訓任務及操演訓練，均能發揮互助合作，團結奮鬥之精神，圓滿完成。由於運補任務逐次遞減，於民國79年12月16日奉令做簡易封存。(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

